和郭老師嘮家常

人與事

常 樂

我並不是郭漢民老師的及門弟子，但如果也以進入郭老師的家門為憑，統計登門、共餐、求教的次數，可能並不比一般的師生關係少。自我感覺良好點說，也算「忝列門牆」，或「有其實，無其名」吧。

從知道郭老師其人開始，我就一直十分敬重郭老師，並一直將能向郭老師請教學習為榮。雖然這些話，從未對熟識二十多年的郭老師提起過，但是一直深深地印在心底，到這時才說出不需要郭老師回答的話來。

我和郭老師是老鄉，他是河南平頂山人，我是開封人。雖然兩地相距並不近，關鍵是我們同處「江湖之遠」，都在所謂「千古卑濕之地」的長沙。同鄉之情對我更是體味特別，剛從河南的大學畢業就獨身南下求學，年輕不懂世事，飲食語言等習慣也不太適應，在同一個學院、同一個專業的老師中間，竟然有一位教授老鄉。這種無聲的慰藉是難以言表的，這種親近感好像也是與生俱來的。

讀碩士期間，因為郭老師沒有上我們的專業課，我並沒有打攪過郭老師，印象中可能互相知道對方，在學院的資料室或者校園裏偶爾遇到，點頭問候而已。而直接深入的接觸，則是碩士畢業以後的事情了。

二〇〇一年我碩士畢業走入社會，到湖南省委一個外宣刊物作稻粱謀。為了提高刊物的文化層次，發掘和宣傳湖湘文化中的對外開放精神，我主動到郭老師府上約稿，印象中郭老師給我賜稿多篇，大大提升了刊物的文化品位和影響力。而這些通俗性文章，對於高校著名學者而言並不計入考核成果，卻正反映了郭老師慣於提攜青年、關心青年的深意。

後來我又回學校攻讀博士學位，郭老師對我的幫助更大更多。博士期間最為壓頭也最為焦慮的事情，莫過於博士論文的選題與研究框架的確定。郭老師在師大及調往湘大後都多次過問我的博士論文選題和研究提綱，給出具體指導意見，並建議向其他一些專家請教，一再強調選題與框架對於撰寫好博士論文的重要性。幾年後，我的不太成器的博士論文，先後獲得省裏的優秀著作出版資助和省級優秀社科成果獎，這裏面都蘊含着郭老師的真知灼見和濃濃愛意。

享受着郭老師的教澤，博士畢業後我應聘到長沙一所高校任教。其間有些重要的事情也仍向郭老師報告請教，郭老師每每都認真視之，以自己豐厚的閱歷指導我、勸誡我，教我免走彎路。尤其對我長沙與香港間的工作變動情況，多次垂示，給以忠告。這些都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隨着年事見長，自己愈發覺得一個人的一生，個人努力固然重要，但關鍵處往往只有幾步，在這不多的幾步中有長者和智者給以關愛甚或指導，將會給人生順境及進境以莫大助力和造化。

郭老師就是這樣的長者和智者。

二十多年來，郭老師的愛人余老師同樣對我和家人關愛有加，每次見面或者電話中，余老師都是溫語誨人，娓娓道來，給人慈母般的感受。尤其不會忘記，許多次在郭老師家中，享用余老師親手做的美食，更讓異鄉游子體會到家的溫馨。而今，郭老師雖然離開了我們，余老師仍然關愛着我們，讓我們覺得郭老師好像仍與我們在一起。

更為重要的，是讓我們牢記和傳承了師者「傳道、授業、解惑」的職任，延續着郭老師的生命和使命。

沁園春·灣區讚

藝苑草

陳作耕

放眼灣區，喜沐春風，醉賞妖嬈。數珠江澄澈，群巒聳翠，伶仃浩渺，碧浪騰蛟。煙籠銀灘，鷗翻白浪，萬里商船一望遙。趁良夜，覽霓虹璀璨，輝映灣潮。

莫忘無數英豪，架天塹長虹氣勢高。更繁華都會，綿延綠野，人文盛地，堪領風騷。前海揚帆，橫琴奏凱，再把家園着意描。天海闊，看鯤鵬奮舉，飛躍雲濤。

面具背後

英倫漫話

江 恆

七月下旬，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北上蘇格蘭，回到闊別已久的巴爾莫勒爾堡，但她沒有想到，會在此走完人生的最後旅程。

▲巴爾莫勒爾堡。 資料圖片

過去兩年多時間裏，女王幾乎未踏出倫敦近郊的溫莎城堡，丈夫菲臘親王的離世和自己確診新冠的接連打擊，令她健康每況愈下，而英國時局的動盪，讓國家危機叢生，風雨飄搖，她也愈發風燭殘年。或許是預感到時日無多，九十六歲高齡的女王不顧舟車勞頓，執意前往巴爾莫勒爾堡，她在這裏學習成長、結婚定情和家庭團聚，能夠找到作為少女、妻子和母親的所有美好回憶。用她自己的話說，這是少有的能讓她「輕鬆又開心，並可以做自己事情」的地方，從這個角度看，長眠於此何嘗不是一種解脫。

這麼說不是沒有道理，女王去世後鋪天蓋地的評價中，最搶眼的就是「她兑現了登基時的承諾，為國奉獻，至死方休。」的確，在她漫長的七十年君主生涯中，外界記得的是她的亮麗光鮮，如同邱吉爾口中的「細緻入微，認真負責，做得毫無紕漏」，卻鮮有人知曉她真實的內心世界，據說包括枕邊人菲臘親王，她也並非事事與其傾訴，有關她個人性格的描寫，往往皆以道聽途說的故事流傳，或許這就是她把最愛的柯基狗和駿馬，當作可以喃喃私語的夥伴摯友的原因所在。臨近晚年，她越發孤獨與寂寞，祖輩們開創的所謂「帝國基業」，如今已經支離破碎，這有如千斤重擔，壓得她透不過氣。但她必須戴上面具，做好掩藏。

儘管如此，通過王室傳記作家之筆，人們仍可褪去女王的偽裝，一窺她內心深處的五味雜陳，在她所有莊重、優雅、堅毅和慈祥的外表之下，其實都隱藏着難以言表的焦慮不安。那既是對失去自我的某種映射，即女王作為一國之君，要拋開全部個人情感，嚴守各種清規戒律，甚至說話都照本宣科。同時也是對王室前途的本能反應，按傳記作家的說法，伯父愛德華八世「不愛江山愛美人」的前車之鑒令她刻骨銘心，在她看來，若在世期間退位，不僅暴露王室缺乏責任和擔當，更可能令王朝覆亡。因此不論她捱得多麼辛苦，都要做到「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如果拉長時間的維度，更可清晰勾勒女王不安的根源。首先帝國榮光和落日殘陽的碰撞交織令她頭昏腦脹。稱霸全球的帝國雖已成歷史，但王權的象徵從未退場，從王冠、權杖和金馬車，到白金漢宮裏擺滿來自世界各地的貢品，再到皇家博物館內展示的殖民者風光，王室對昔日榮光的緬懷揮之不去，處處殘留着「日不落帝國」的作派。就連王室御用的英國記者都私下承認，有黑人血統的王妃梅根遭遇的歧視，折射了王室那融入血脈的「傲慢與偏見」，溫莎城堡的主人們，似乎仍未走出那虛幻的舊時光。

與此同時，與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米字旗幾乎遍布世界每一個角落相比，伊麗莎白二世接手的英國不斷從衰落走向衰落，今天不僅退縮英倫三島，蘇格蘭和北愛爾蘭的離心，讓聯合王國隨時分崩離析。難怪有人戲稱，一面是王室依舊風光，一面是國家如落日殘陽，女王眼中的世界，必定如狄更斯小說《雙城記》中描述的那樣，「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其次保皇和共和兩派之爭讓她如芒在背。客觀上王室從來不乏擁躉，用英國憲政學家白芝浩的話說，君主是國家「尊嚴的部分」，尤其跟隨英國步入沒落，「人們開始把尊嚴投放在社會的戲劇性表演上，戲劇的高潮就是女王」。當威斯敏斯特的鐘聲敲響，溫莎城堡飄揚米字旗，便足以讓懷舊的英國人將女王捧在手心。但提倡共和制的呼聲也同樣高漲，左翼的英國工黨內反對女王者大有人在，前領袖科爾賓便以公開聲稱拒絕覲見女王在政壇著稱。英國年輕一代對王室的好感亦不斷下滑，據今年六月女王登基七十周年時的民調，在過半數贊同君主制的人中，青年人僅有三成。在英聯邦範圍內，隨着去殖民化意識的持續覺醒，棄女王、建共和的大潮奔流湧動，比如新西蘭早在七年前就把新國旗設計了好幾版。誰又能肯定，新英王查爾斯三世在有生之年不會見到英聯邦土崩瓦解。

另外王室從高高在上到走入民間的嘗試讓她如履薄冰。白芝浩曾說，「神秘是王室的生命，人們不能讓日光照耀在魔法之上」，但王室傳記作家史密斯在《伊麗莎白女王傳》書中也說，過於平民化，會丟掉女王的身份，但過於神秘，就會失去對人民的親和力。恰是意識到這點，長期以來女王極力在「超凡」和「平凡」之間尋求平衡，她頻繁地出席公眾活動，與平民百姓接觸，刻意服飾鮮艷亮眼，都是要「被民眾看見和信任」。尤其當王室醜聞迭出，民眾將王公貴族們與權貴階層畫上等號，女王幾乎是以一己之力挽回王室受損的形象。很多人相信，如果沒有了女王如纜繩般的維繫，王室很可能會在民意的怒海中傾覆。

在女王年輕時期，她曾和妹妹瑪格麗特公主有過一番對話。「這是不是說你就得當下一個女王了？」「嗯，有一天吧。」伊麗莎白回答。「你真倒霉。」瑪格麗特說。如今再看，意味深長。

風雅衡山

黛西札記

李 夢

近日參觀榮寶齋三百五十周年大展，有幸一睹「明四家」之一文徵明書畫之風姿。

在後世電影和小說逸聞中，文徵明（一四七〇至一五五九，號衡山居士）雖說與唐伯虎同為「江南四才子」，卻常常是風流瀟灑唐寅身邊那個木訥寡言的配角，可我們回溯歷史，不難發現文徵明的才華與造詣絕不在唐寅之下，而他性情中的溫吞內斂、不露鋒芒，也讓他的一生少了起落曲折，更為平順且悠然。

文徵明並非神童出身，到了八九歲時，說話還常常口齒不清。父親文林卻篤信兒子有異於常人的藝術天賦，為他請來不少名師指導，其中便有「吳門畫派」創始人、明代著名畫家沈周（一四二七至一五〇九）。文徵明跟隨名師學畫學文，常是勤奮讀書研習至深夜，不敢怠慢。所謂「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相較於同鄉好友唐伯虎的年少得志與鋒芒畢露，文徵明慎行自守、遠離朝堂，數次科舉不第，僅為官數年便請辭回鄉，從此於吳門地區「主風雅數十年」，書畫自娛，樂得逍遙。

與文徵明的生平與性情相仿，他的書畫作品亦少有濃墨重彩，多是清雅平和。他近學沈周，遠追趙孟頫，較之於趙氏之流麗，更顯深沉，師古而不泥古，自成一家。與趙孟頫相同，文徵明是難得一見的書畫俱佳，今次在榮寶齋大展中展出的《中秋對月圖》和《蘭竹圖卷》，兼有書畫與繪畫，可說是頗能呈現這位衡山居士書畫造詣之佳作。

《中秋對月圖》在中秋前後展出，頗為應景。此畫作於一五三五年，描摹月下深林，兩君子望月把杯之情景。畫中有石，有高樹，有名士，亦有兩童子陪侍在旁，卻獨獨不見圓月。這便是畫家巧思之所繫。題中有月，畫頭詩文一連三首皆詠月，畫中卻不見月，此一「留白」可謂妙奇，將有形之月化為「流聲何處玉參差」，予畫面多一重欲說還休之意，予觀畫人充足想像空間。

文徵明的不少畫作皆為立軸，較之於青綠山水，我更偏愛他以水墨寫成的畫作，無設色，僅以墨色濃淡區隔畫中遠近與層次，古樸蒼潤，且情意悠遠。他的水墨畫作從來不見激昂的筆法與情緒，總是平淡不爭，看似無奇，細味卻餘韻綿長。

◀文徵明《中秋對月圖》正在榮寶齋展出。 作者供圖

齊白石的「飯局」（下）

文化什錦

林雪琼

上款人「橋川時雄」日本福井縣人，字子雍，日本著名漢學家。一九一八年來華，任《順天時報》社記者。與齊白石、傅增湘、陳寅恪等中國文化界名人多有往來。渡邊晨畝，日本久負盛名的花鳥畫家，外交家，擅畫孔雀圖。一九一〇年代末，在中國遊歷，提議中日兩國畫家攜手定期舉辦繪畫展覽，與當時名畫家多有交往，是促成齊白石晚年境遇轉好的重要人物。

十三松堂即正木直彥，東京美術學校校長。碧堂，即田邊華，字碧堂、秋谷，又稱田邊碧堂，日本近代實業家，亦是知名的詩人、山水畫家。今關天彭，日本漢學家，與齊白石、黃賓虹、龍榆生、張次溪等多有往來，見於龍榆生等詩詞作品。增永或為增永茂己，細川侯爵的派遣學生。《熊希齡集》中，載其曾與渡邊、橋川、增永等諸君宴集。

此前三屆「中日聯合畫展」，是由渡邊晨田、荒木十畝等共同組織、策劃，而第四次展覽，則是由正木直彥統籌，在京、津、滬、東京、大阪等地舉行書畫巡展。一九二六年，日本基於該展覽會成立了「東方繪畫協會」，渡邊、正木、田邊均入列會員。因此，這些人是此次聯合畫展，包括「東方繪畫協會」的關鍵人物，對擴大「齊白石畫作」在世界的影響力，有着重要作用。而這亦是此次齊白石「招飲」的真實目的。

在中國嘉德二〇一一秋拍，「齊白石致伊藤為雄信札一批」中，有一函言及「正月初二日，午後五點鐘，請渡邊在西長街大陸春飯店小飲，請弟為我陪客。請早降為望，恕不催。」則與此《招飲帖》內容脗合，據此可知齊白石又邀請伊藤為雄作陪，希望其早到「大陸春」飯店，此類皆可見其對此次「招飲」極是重視。伊藤為雄是早期收藏齊白石的「大金主」。

坊間常有傳言，齊白石「摳門」或「斤斤計較」，此次相聚的「小飯館」，卻是京城「八大春」之一的「大陸春」。其地址在西長安街，是當時的最知名「網紅店」，魯迅經常光顧，朱自清與第二任妻子的初次見面，亦是選擇在「大陸春」。

《招飲帖》信末，齊白石署款前冠「制」字，查齊氏母、父先後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八月去世，可知此信稍晚於此，又結合致伊藤為雄信「正月初二陪飲」以及「十一號」等，可大致定其當為一九二六年舊曆十二月十一日所書。

彼時，齊白石亦是諸多煩事纏身，其一京華藝專屢次託人相邀，請其教授。對此，齊白石在《順天時報》連續五天在報刊頭版以極其醒目的大字刊載《齊白石不好為人師》的聲明，並云：「有某校稱白石為教授者，白石大不樂，人各有性情也。」其二，畫壇上關於其「不師傳統」，斥其「野路子」，乃至於「皮毛說」的言論喧囂塵上。其三，是年冬天，齊白石首次購房，在京方有真正落腳之地，而父母卻相繼離世，身為人子，未能歸鄉見雙親最後一面，內心慚愧、悔恨不已。其回憶錄中，更言幾至哭瞎雙眼。所以《招飲帖》信末，齊白石又備註「今日有敗興事，故書不成句」。

然而，對於「夢想」的渴望，長年漂泊的齊白石只能將內心的苦楚暫按，力邀諸人一同相見，又選擇高級的「網紅」大飯店，請「金主」作陪，其背後自然是想能得到更多的認可，以期能在藝林取得更大的成就。

出身望族，成功尚非一蹴而就。對於「垂暮之年」的齊白石而言，其孤身「北漂」，此後能名滿天下，門生遍布，所付出的心血，更是非常人所能想像。而此《招飲帖》中，其六十餘歲高齡，對當時剛過而立之年未久的橋川時雄，言必稱先生，又請求其能作代表人，並一一致函，務求促成此「飯局」，此亦可見「巨擘」成長的辛酸歷程，頗是令人唏噓。

雙鬢斑白無人識，一朝畫展天下知。塵世幾能有此緣，入京焉得不出頭。此齊白石《招飲帖》，細究之下，則將白石翁的「逐夢」、「築夢」心跡，娓娓道來。更感「洛陽紙貴」之不易也。中國畫壇的格局，也在這場特殊的「飯局」後，為之徹底改變。